

鏡
準
緣



鏡花緣的引論

胡適

(一) 李汝珍

鏡花緣刻本有海州許喬林石華的序，序中說『鏡花緣一書，迺北平李子松石以十數年之力成之』。其餘各序及題詞中，也都說是李松石所作。但很少人能說李松石是誰的。前幾年，錢玄同先生告訴我李松石是一個音韻學家，名叫李汝珍，是京兆大興縣人，著有一部李氏音鑑。後來我依他的指示，尋得了李氏音鑑，在那部書的本文和序裏，鈎出了一些事蹟。

李汝珍，字松石，大興人。順天府志的選舉表裏，舉人進士隊裏都沒有他，可見他大概是一個秀才，科舉上不曾得志。順天府志的藝文志裏沒有載他的著作，人物志裏也沒有

他的傳。

中國人名大辭典（頁三八九）有下列的小傳：

李汝珍，『清』大興人，字松石。通聲韻之學，撰李氏音鑑，定『春滿壺天』

等三十三母。徵引浩繁，淺學者多爲所震，然實未窺等韻門徑。又有鏡花緣，

及李刻受子譜。

此傳不知本於何書，但這種嚴酷的批評實在只足以表示批評者自身的武斷。（關於李汝珍在音韻學上的成績，詳見下文。）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李汝珍的哥哥汝璜（字佛雲）到江蘇海州做官，他跟到任所。那時歙縣凌廷堪（生一七五七，死一八〇九）家在海州，李汝珍從他受業。論文之暇，兼及音韻（音鑑五頁十九）。那時凌廷堪年僅二十六歲，以此推之，可知李汝珍那時也不過二十歲上下，他生年約當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凌廷堪是燕樂考原的作者，精通樂理，旁通音韻，故李汝珍自說『受益極多』。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嘉慶十年（一七八二—一八〇五），凡二十三年，李汝珍只在江

蘇省內，或在淮北，或在淮南（音鑑石文燴序）。他雖是北京人，而受江南北的學者的影響最大；他的韻學能辨析南北方音之分，也全靠這長期的居住南方。嘉慶十年石文燴序中說，『今松石行將官中州矣。』但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他仍在東海（音鑑題詞跋），似乎他不曾到河南做官。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凌廷堪補殿試後，自請改教職，選得寧國府教授；六十年（一七九五）赴任。此後，李汝珍便因道路遠隔，不常通問了。（音鑑五，頁十九）他的朋友同他往來切磋的，有

許喬林，字石華，海州人。

許桂林，字月南，海州人，嘉慶舉人。於諸經皆有發明；通古音，兼精算學。著

有許氏說音，音鶴，宣夜通，味無味齋集。（人名大辭典頁一〇三四）許桂林

是李汝珍的內弟。（音鑑五，頁十九）

徐銓，字藕船，順天人。著有音繩（音鑑書目）

徐鑑，字香垞，順天人。著有韻略補遺。（同上）

吳振勃，字容如，海州人。

洪口口，字靜節。

這一班人都是精通韻學的人。華嚴字母譜列聲母四十二，韻母十三。李汝珍把聲母四十二之中，刪去與今音異者十九個，而添上未備的及南音聲母十個，共存三十三個聲母。他又把韻母十三之中，刪去與今音異者兩個，而添上今音十一個，共存韻母二十二個。他自己說，新添的十一個韻母之中，一個（麻韻）是凌廷堪添的，徐鑑與許桂林各添了兩個，徐銓添了一個；他自己添的只有五個。（音鑑五，頁十九）

嘉慶十年（一八〇五），音鑑成書（音鑑李汝璜序）

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音鑑付刻，是年刻成（吳振勳後序）

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李汝珍在東海，與許桂林同讀山陰俞杏林的傳聲正宗。

俞氏書中附有音鑑題詞四首，其第四首云：

松石全書絕等倫，月南後序更精醇。拊膺我媿無他技，開卷差爲識字人。

此可見音鑑出版不久，已受讀者的推重。

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他把俞杏林的題詞附刻在音鑑之後，並作一跋。自此年以後，他的事蹟便無可考了。

自乾隆四十七年至此年，凡三十五年，他大概已是五十五歲左右的人了。這三十五年中，他的踪跡似乎全在大江南北；他娶的夫人是海州人，或者他竟在海州住家了。

鏡花緣之著作，不知在於何年。孫吉昌的題詞說：

……咄咄北平子，文采何陸離！……而乃不得意，形骸將就衰。耕無負郭田，老大仍驅飢。可憐十數載，筆硯空相隨。頻年廿兀兀，終日惟孳孳。心血用幾竭，此身忘困疲。聊以耗壯心，休言作者癡。窮愁始著書，其志良足悲……古今小說家，應無過於斯……傳鈔紙已貴，今已付闕劄。不脛且萬里，堪作稗官師。從此堪自慰，已爲世所推……

從這上面，我們可得兩點：

(1) 鏡花緣是李汝珍晚年不得志時作的。

(2) 鏡花緣刻成時，李汝珍還活着。

最可惜的是此詩和許喬林的序都沒有年月可考。但坊刻本有道光九年（一八二九）麥

大鵬序，他說：

李子松石鏡花緣一書，耳其盡善，三載於茲矣。戊子（道光八年，一八二八）

清和偶過張子燮亭書塾，得窺全豹，不勝舞蹈。復聞芥子園新雕告竣，遂購一

函，如獲異寶……

麥氏在一八二九，已知道此書三年了；一八二八他所見的『全豹』，不知是否刻本；但同年已有芥子園新雕本；次年麥氏又託謝葉梅摹繪一百八人之像，似另有繪像精雕本，為後來王韜序本的底本。我們暫時假定一八二八年的芥子園本為初刻本，而麥氏前三年聞名的鏡花緣為鈔本。如此，我們可以說：

一八〇五，音鑑成書。

一八一〇，音鑑刻成。（以上均考見上文）

約一八一〇—一八二五——『十數年之力』——爲鏡花緣著作的時期。

約一八二五，鏡花緣成書。

一八二八，芥子園雕本鏡花緣刻成。

一八二九，麥刻謝像本（廣東本）付刻。

假定芥子園本卽是孫吉昌題詞裏說的『今已付闕削』之本，那麼，李汝珍還不曾死，但已是很老的人了。依前面的推算，他的生年大約在乾隆中葉（約一七六三）他死時約當道光十年（約一八三〇）已近七十歲了。

（二） 李汝珍的音韻學

關於李汝珍的音鑑，我們不能詳細討論，只能提出一些和鏡花緣有關係的事實。

鏡

滿 ㄇㄢˋ

堯 一 (齊) ㄩ (操) (ㄚ, ㄚㄩ)

天 ㄊㄧㄢˋ

溪 ㄒㄩㄣˊ (ㄔㄣˊ, ㄔㄣˊㄩ)

水 ㄕㄨㄟˊ (ㄕㄨㄟㄣ)

清 ㄑㄩㄥ (ㄑㄩㄥˊ, ㄑㄩㄥˊㄩ)

漣 ㄌㄧㄢˊ (ㄌㄧ, ㄌㄩ)

嫩 ㄋㄟˋ (ㄋㄟ, ㄋㄟㄣ)

紅 ㄏㄨㄥ (ㄏ, ㄏㄨ)

飄 ㄆㄧㄠ (ㄆㄧ)

粉 ㄈㄣˊ

蝶 ㄊㄧㄝˊ

鏡花緣 鏡花緣的引論

驚 ㄐ | ㄗㄣ (chi, chü)

眠 ㄌ | (mi)

松 ㄘ | ㄘ (s, su)

替 ㄌ | ㄌ (l, lu)

空 ㄘ | ㄘ (k, k'u)

翠 ㄘ | ㄘ (ts', ts'u)

鷗 ㄑ | ㄑ (開) ㄘ | ㄘ (合) (ㄑ, w')

烏 ㄘ | ㄘ (ni, nü)

盤 ㄆ | (p')

翹 ㄘ | ㄘ (si, hsü)

對 ㄉ | ㄉ (t, tu)

酒 ㄘ | ㄘ (tsi, tsü)

陶 ㄊㄠˊ (t'au)

然 ㄖㄢˊ (i,ju)

便 ㄅㄧˋ (pi)

博 ㄅㄛˊ (p)

個 ㄍㄜˊ (k,ku)

醉 ㄘㄞˊ (ts,tsu)

中 ㄓㄨㄥ (ch,chu)

仙 ㄒㄧㄢˊ (si,sü)

他的二十二個韻母，和錢玄同先生的音注如下：

鏡花緣

音鑑

錢玄同先生的音注

(1) 張

張

ㄓㄨㄥˊ

ang, uang

(2) 眞

眞

ㄓㄨㄣˊ

en, in

鏡花緣

鏡花緣的引論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張鴉	張珂	張鷟	專	甞	詬	遮	知	齋	招	珠	中
渣	○張歌切	周	專	甞	詬真彩切	遮	知	齋	招	珠	中
Y, 一Y	ㄣ, 一ㄣ	ㄨ, 一ㄨ			ㄗ	ㄗ, 一ㄗ, ㄗ	ㄗ, 一ㄗ, ㄗ	ㄗ, 一ㄗ	ㄗ, 一ㄗ	ㄗ, ㄗ	ㄗ, ㄗ, ㄗ
ʒ, ia	o, io	ou, iu	uen, yoen	en, ien	an	eh, ieh, iieh	i, ih, ü	ai, iai	ao, iao	u, ü	ung, iung

(15) 珠透 追 x\ nei

(16) 珠均 醇 珠均切 x, ɿ, ɿ, nen, ün

(17) 張鶯 征 ɿ, ɿ, êng, ing

(18) 珠帆 珠熾切 xz nan

(19) 珠窩 珠窩切 xɿ, ɿ, u, üo.

(20) 珠窪 搗 xy na

(21) 珠歪 珠歪切 xy nai

(22) 珠汪 莊 xw nang

附注第十和第十一兩韻，注音字母與羅馬字皆不方便，故用語音學字

母標之。ɿ略如上海讀『安』之音；ieɿ略如長江流域中的官音讀

『烟』，不得讀北京讀『烟』之音。ueɿ, yœɿ ɿ音當如蘇州讀『梳』

『遠』之音，須作圓脣之勢，方合。

在我們這個時候，有種種音標可用，有語音學可參攷，所以我們回看李汝珍最得意的這點發明，自然覺得很不希奇了。但平心而論，他的音韻學却也有他的獨到之處。他生

於清代音韻學最發達的時代；但當時的音韻學偏於考證古韻的沿革，而忽略了今音的分類。北方的音韻學者，自從元朝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以來，中間如呂坤劉繼莊等，都是注重

今音而不拘泥於古反切的。李汝珍雖頗受南方韻學家的影響，但他究竟還保存了北方

音韻學的遺風，所以他的特別長處是（1）注重實用，（2）注重今音，（3）敢於變古。他在

凡例裏說：『是編所撰字母，期於切音易得其響，故粗細各歸一母。』他以實用為主，故

『非敷奉』併入『粉』，只留『音』，而大胆的刪去了國音所無的『ㄆ』音，故『泥娘』併入

『鳥』，另分出一個『嫩』，兩母都屬『音』，而那官音久不存在的『ㄆ』與『ㄆ』兩音就被刪去了。

這種地方可以見他的眼光比近年製造注音字母的先生們還要高明一點。他分的韻母

也有很可注意的。例如『麻』韻分爲『遮』(ə)『鴉』(ə)『撻』(ə)『撻』(ə)韻；而那

個向來出名的『該死十三元』竟被他分入四韻。這都是他大胆的地方。

本來這些問題不應該在這篇裏討論；不過因爲人名大辭典很武斷的說李汝珍『實未窺等韻門徑』，所以我在這裏替他略說幾句公道話。要知道實用的音韻學本和考古的音韻學不同道，誰也不必罵誰。考古派儘管研究古音之混合，而實用派自不能不特別今音的徵細分別。

許桂林作音鑑後序，曾說：

顧寧人言古無麻韻，半自歌戈韻誤入，半自魚模韻誤入。（適按：此說實不

能成立。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期汪榮寶先生所著長文及錢玄同先生跋語）然則必欲從古，並麻韻亦可廢。若可隨時變通，麻嗟何妨爲二部乎？

這句話正可寫出考古派與實用派的根本不同。李汝珍在音鑑卷四裏曾論他的『著述本意』道：

苟方音之不侔，彼持彼音而以吾音爲不侔，則不唾之者幾希矣。豈直覆瓿而已哉？珍之所以著爲此篇者，蓋抒管見所及，淺顯易曉，俾吾鄉初學有志於

斯者，藉爲入門之階，故不避譚陋之謂……至於韻學精微，前人成書具在，則非

珍之所及矣。（四，頁二六）

他是北京人，久居南方，知道各地方音之不同，所以知道實用的音韻學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我們看他著述的本意，只限於『吾鄉』，可以想見他的慎重。他在同篇又說：

或曰：子以南北方音，辨之詳矣，所切之音，亦可質之天下乎？

對曰：否，不然也……天下方音之不同者衆矣。珍北人也，於北音宜無不喻。

矣；所切之音，似宜質於北矣。而猶曰：未可，况質於天下乎？（四，頁二五）

他對於音韻學上地理的重要，何等明瞭呀！只此一點，已足以『前無古人』了。

（三）李汝珍的人品

我們現在要知道李汝珍是怎樣的一個人。關於這一點，音鑑的幾篇序很可以給我

們許多材料。余集說：